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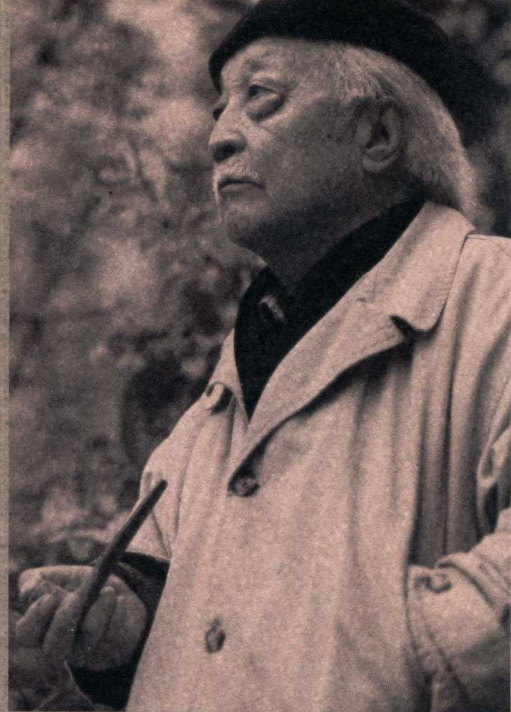
北京画院 学术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张仃书法艺术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文心化境



我欲乘風歸去
不願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簾櫳
起舞弄清

1487600

北京画院
学术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张竹书法艺术

北京画院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藏章

文心

仁境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876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化境:张仃书法艺术/北京画院编. —南宁:广西
美术出版社, 2012.3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ISBN 978-7-5494-0489-6

I. ①文… II. ①北…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
国—现代②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4805号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文心化境——张仃书法艺术

Ershi Shiji Zhongguo Meishu Dajia

Wenxin Huajing —Zhang Ding Shufa Yishu

编者:北京画院

出版人:蓝小星

终审:黄宗湖

策划编辑:杨勇

责任编辑:杨勇

责任校对:陈小英 邓燕妮

审读:陈宇虹

封面题字:王明明

作品摄影:王书灵

装帧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编:530022

网址:www.gxfinearts.com

印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635 mm × 965 mm 1/8

印张:12.5

书号:ISBN 978-7-5494-0489-6/J · 1585

定价:258.00元

目 录

序言 / 王明明	7
纵论张仃小篆 / 陈红军	10
天人之际	17
四时行焉·春	33
四时行焉·夏	81
四时行焉·秋	103
四时行焉·冬	141
古今之变	173
年表	191

1487600

北京画院
学术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张仃书法艺术

北京画院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淮陰師範學院
圖書館藏書章

文心

仁境

淮陰師範學院圖書館 14876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化境:张仃书法艺术/北京画院编. —南宁:广西
美术出版社, 2012.3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ISBN 978-7-5494-0489-6

I. ①文… II. ①北…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
国—现代②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4805号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文心化境——张仃书法艺术

Ershi Shiji Zhongguo Meishu Dajia

Wenxin Huajing —Zhang Ding Shufa Yishu

编者:北京画院

出版人:蓝小星

终审:黄宗湖

策划编辑:杨勇

责任编辑:杨勇

责任校对:陈小英 邓燕妮

审读:陈宇虹

封面题字:王明明

作品摄影:王书灵

装帧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编:530022

网址:www.gxfinearts.com

印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635 mm × 965 mm 1/8

印张:12.5

书号:ISBN 978-7-5494-0489-6/J · 1585

定价:258.00元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灰娃 王明明

委员 袁武 李盈春 雷波 宛少军 吴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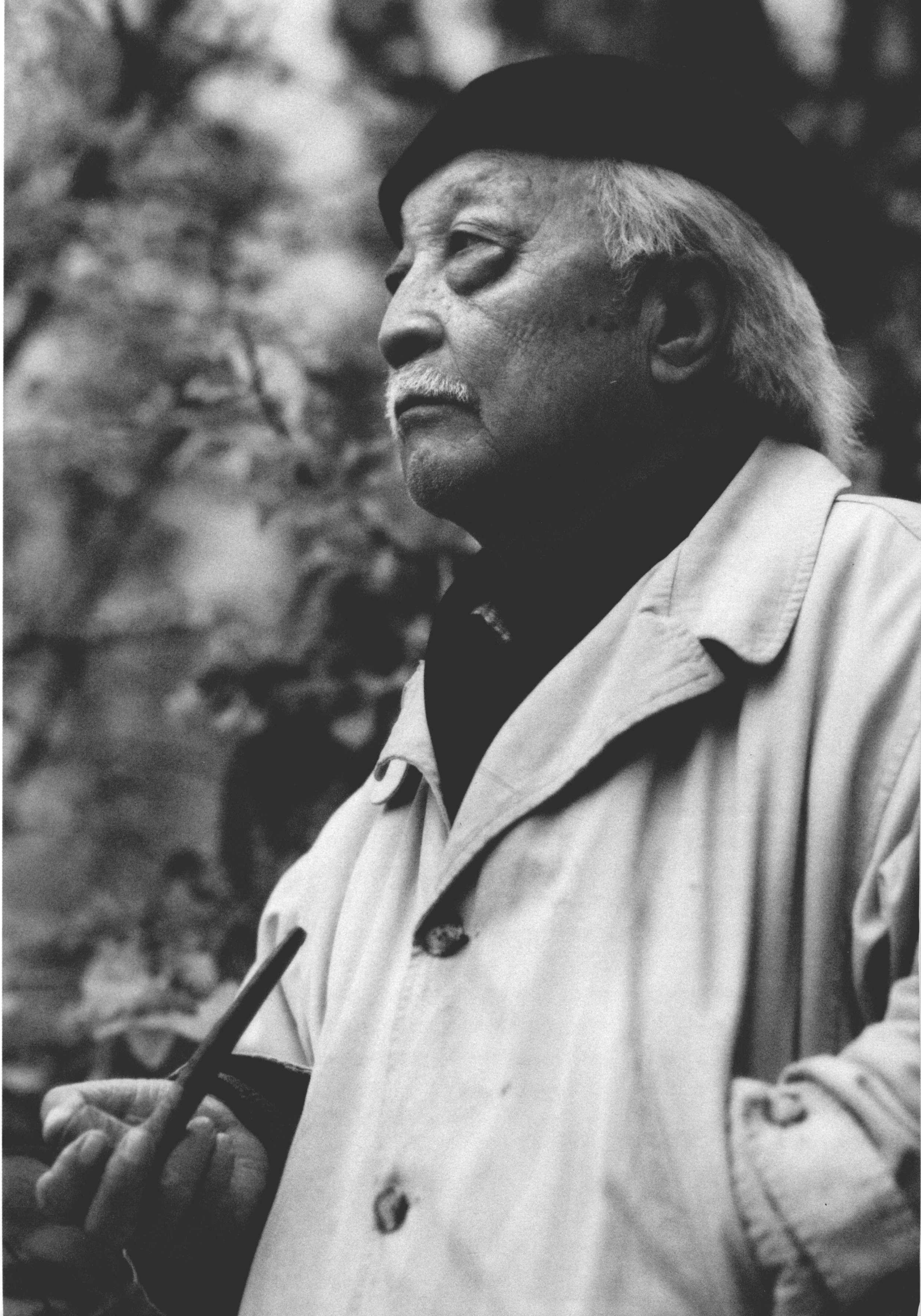
吕晓 薛良

主编 王明明

副主编 马明宸 姚震西

编务 张蕾 郑智威 李琼 周蓉 黄戈

孙嘉昌



序 言

王明明

记得有一年我去京郊西山拜望张仃先生，顺便把我新出版的画集呈送给他，张老拿到画册之后非常仔细地逐页翻看，如此专注以致很少谈话。我与张仃先生的夫人灰娃师母谈及了张老的生活与创作情况，想到张老迁居西山之后，创作环境比较好，我问这些是否激发出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师母说这段时间张老醉心于篆书艺术，画画则是有感而发、随缘成迹，他总是有了感觉才画，没有感觉从不动笔。我对此感触颇深，张老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著名艺术家，有着长期的艺术实践，他依然追求对事物、对生活的原初敏锐感受，不违本真性灵，我觉得这才是创作的内在心源，这对于艺术家特别重要。

那次拜访还加深了我对张老书画艺术的认识，我认为张仃先生是一位中国传统艺术的坚守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建设，虽然因为革命与建设的需要，他曾长期从事漫画以及美术设计等工作，但对于我们民族的传统艺术他始终都怀着深厚的情结：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画界的“李可染、张仃、罗铭写生展”到七十年代之后创作的一批焦墨山水画，再到晚年钟情于篆书艺术，可以说他对于传统书画艺术进行了毕生的实践。尤其是他开创的戛戛独造的焦墨山水画艺术，秉承传统文脉、延续民族精神，以其独特的风格面貌在整个社会久违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显得光彩夺目，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史上留下传统艺术浓重的一笔！

张仃先生是一位传统艺术的实践者，同时还是一位思想者，他对于传统艺术不时发出的许多独到见解往往流传为画界格言，有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情怀的他发出了“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的呐喊，这在整个画界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此次我们把张老这一批书法作品整理出来，并配以焦墨山水画作为专题推出，在展示张仃先生书画艺术成就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以张仃先生的艺术为个案来研究中国绘画与书法之间更为内在的关联，进一步深入探求他所说的“底线”为何物。我认为张仃先生所说的这个“底线”包含有多个层面，其中既有对于中国画传统的认识与实践，也包括了中国画家对于书法的深造与磨炼，还有更为微观层面的笔墨以及宏观层面的境界提升。这一批焦墨山水不施彩色、纯用水墨，与书法作品相互对照，我们更容易找出笔墨与线条、书法的结构与绘画的章法之间更为直观的联系，进而探讨其他关于书画同源的方法和规律。

过去关于张仃先生的出版和展览已经有很多，但是以书法为角度作为一个独立专题来做的研究活动尚属首次，所以我认为在张仃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推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通过这次出版与展览，我们可以重新反思关于如何继承传统与如何实现创新等问题，可以说张仃先生的书画艺术就向我们直观地表明了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内在关联，也证明了书法是中国画家取得艺术成就的基本条件和必要条件，相信张仃先生的艺术一定能为我们提供诸多的思考与启迪。

壬辰孟春于潜心斋

目 录

序言 / 王明明	7
纵论张仃小篆 / 陈红军	10
天人之际	17
四时行焉·春	33
四时行焉·夏	81
四时行焉·秋	103
四时行焉·冬	141
古今之变	173
年表	191

纵论张仃小篆

陈红军

张仃先生是一位艺术才能广博渊深的大美术家。他的艺术“亮点”具有两大显著特征：其一是艺术门类的丰富性；其二是艺术风格的兼容性。可以说是数美具，几难并。

张仃先生从事美术创作的时空跨度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漫画，五十年代的艺术设计，六十年代的水墨画、装饰画，七十年代的壁画，八九十年代的焦墨山水以及数十年一贯的书法。因此，张仃先生的艺术活动属于“大视觉艺术”家的范畴。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族，处于一个精神彷徨与肉体遭受外族侵略的困苦时期。新中国成立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百废待兴。临危受命的张仃，在艺术领域就像一位孜孜以求的跋涉者，登上了一座山峰的峰顶，稍作驻留便转程迈向另一座山峰。张仃先生涉足到一座座山峰之巅，使他成为新中国艺术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张仃的艺术风格具有贯通中西的特色。一方面他引西风东渐，在他的笔下，漫画人物的夸张变形，动画片《哪吒闹海》的简练造型以及彩纹斑斓的装饰画，都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现代美术思想及其表现方法的引进与吸收。另一方面，他坚守传统的优秀文脉，在壁画、焦墨山水画、书法这几大国粹艺术中，强调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继承，与古为新。20世纪末，他的一篇《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是对纷争不已的中国书画走向的盖棺定论，激浊扬清！

张仃先生以极其开阔的视野和宽博的胸襟，对中西方艺术兼容并包，同时，他用清醒的艺术判断力，选择最佳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不同种类的视觉形象。在他充满激情的创作思维中，没有国别、门户之见，从不故步自封。他完全凭借他的才情与敏锐，率真地表达他对艺术的追求，并以他的努力给我国艺术之园带来一片晴朗的天空，一派新鲜的天地。他说：“生在一个有毛笔和宣纸还有墨的国度，真是幸运。”这些都是陪伴了他一生的文房创作用具。在他涉猎的众多艺术门类中，仅有书法艺术伴随了张仃先生一生。当他把其他艺术推到一个高点、给人一种启示，便毅然舍弃。对于书法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张仃先生认为，书法作为我国民族艺术的代表，永远没有止境。因此，张仃的书法之缘，从童蒙的楷书，到皓首的小篆。书法一直伴随先生，须臾不离。在他去世前的十年中，小篆书法成了张仃先生唯一的创作活动，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数十年以来，美术评论界把视点主要集中在这位老艺术家的绘画和工艺美术方面的丰硕成果，专门介绍张仃书法艺术风格、论述他如何展现书法的民族气派、寻绎其书法演变痕迹的文章却十分鲜见。今天，我们不妨跨越时空，去探索张仃小篆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幼承家学师传

1917年，张仃出生于辽宁北镇县。担任私塾先生的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写大张小楷，从不画

格打线，使通篇纵有行横有列，具备扎实的楷书功底。后虽入行伍，但这一手整齐的馆阁体书法在军旅之中深得上司赞赏而授军功五品勋。家父的言传身教，使幼年的张仃对中国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小就展现出超凡的艺术天赋。

在张仃漫长的艺术生涯中，父亲是他最好的启蒙老师。父亲的身上结合着塾师的师表、军人的刚健以及馆阁体书法的谨严法度，这些中正不倚的品质，都给张仃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正直、刚强的印记，播下了极富个性的艺术胚芽，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艺术人生。在张仃成年后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其漫画形态的辛辣，还是哪吒造型的英武，或是焦墨山水的深厚，或是小篆书法的雄强，都具备他自小培养起来的豪迈性灵。

张仃早期习书的另一机缘是年少得良师。那是他在锦州上中学期间，跟一位爱好书法的老师学习书法，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主要临习隶书碑帖——汉《张迁碑》。时至今日，赏析张仃的隶书，仍能找出张迁碑朴拙方整、刚劲沉着的遗韵。他把隶书的形意渗透到小篆的表现中，使婀娜流畅的小篆线条，加入了一些顿挫转折之笔，而增添了圆中寓方的厚重感。在张仃先生最为满意的焦墨山水画中，以小篆题画名、以隶书题款识成为最佳的书法题款组合，与画面相得益彰，妙趣横生。

追摹石鼓秦篆

在他借鉴取法的古代名碑字帖中，真正对张仃小篆书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张仃先生时常临习的《石鼓文》，尤其是吴昌硕的石鼓文法书一直是张仃称颂并追摹的最佳临本。作为篆学丰碑的吴昌硕在石鼓文临习上进行了长期的揣摩，以至升华达到古茂雄秀，独步书坛的境地。《石鼓文》造型活泼、参差错落，上续金文的迤丽、下启秦篆之匀整。

习惯于用毛笔的张仃先生，养成了每天清晨提笔挥毫的习惯，有时临习石鼓秦篆，摩意领会；有时独立创作，自出新意。这时的心得正如缶老65岁的自题《石鼓文》临本时所言：“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收益之深可见笔端。

张仃先生对秦代小篆情有独钟。秦篆是集六国书法之大成的国粹，字形匀圆规整。秦篆的勃兴在中国书法演变的长河中处于一个重要转折点。秦朝国力强盛，民族精神得到张扬。秦统一全国后创造的这种圆转流畅、雍容和穆的文字极富装饰性，保留有象形文字中“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绘画特性。这些特质，恰恰与张仃先生深厚的装饰与绘画功底一脉相承。张仃从小培养起来的雄强性格和劲健的艺术神采又与这一古老文字的精神风骨相交融。这些因素的相互交织，使张仃先生的艺术个性与小篆的艺术特点产生强烈的共鸣，由此与小篆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仃幼年继承楷书家学，少年以来取法汉隶名碑，成年后而步入石鼓的堂奥。这条明晰的习书源流，与书家习书别无二致——遵循书道的正脉承传。这些优秀的传统书学成为其书法形质情性的强大支柱。尤其是篆书的笔力骨线直接获益于《石鼓文》。张仃小篆吸取石鼓文结字的宽博舒展，气韵朴茂自然的特点，加入自己对艺术法则的理解，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张仃小篆的架构。

除此之外，对张仃先生的小篆做进一步地审视，又常能品味出其不同于古人、不同于书家的另一番韵味。恰恰是这些不同之处，才是张仃小篆的艺术精髓之所在。探本求源，纵观张仃小篆的风神气骨，我们必须论及先生独步当今中国画坛的焦墨山水与其书法的相互作用；必须提到与张仃先生书画艺术进

程息息相关的师友——张光宇、张正宇先生对张仃书法的深远影响。

取法焦墨山水

自古书画同源，书法和国画不仅工具和载体相同，而且二者的艺术追求也是一致的。近现代书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就是以金石之气的笔墨入画，开辟了写意花鸟的新天地，堪称由书入画、借古开今的典范。张仃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在绘画和装饰美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名播天下。张仃先生对于中国画的突出贡献是在焦墨山水画中苦心孤诣地追求，给人们带来新的山水画形式。在“焦、浓、重、淡、轻”的墨色五法中，最重要的是“焦”墨，它是中国绘画的骨线和中国书法的灵魂色——黑色（墨分五色中的“焦”墨是纯粹的黑色，其他四色属不同层次的灰色），它与宣纸或素绢这些洁白的载体所产生的黑白反差，给人以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中国美术世界的黑色和“玄之又玄”（玄即黑）的中国文化同出一脉，它与黑白、阴阳、刚柔、虚实等文化元素相表里。

外枯内膏，纵横老辣的焦墨画与挟带着阳刚、浑厚风骨的张仃相遇，真可谓灵犀相通，一拍即合。焦墨画表现技法上的枯毫渴墨、崇重笔力，少求墨法、不施粉黛的独特形式与书法的笔墨追求如出一辙。这恰如石涛诗中所言：“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因而张仃画画恰如写字一般，中锋入笔，笔势强劲。而写字又将绘画中所得蕴蓄其中，把绘画中“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的方法直接用于书法之中。缓行处，笔墨厚重，为静为实；飞动处，线条苍劲，为动为虚。

被称为大山之子的张仃热爱祖国山河，热衷焦墨山水。他的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他拥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其小篆中的阔达气度正是因为借重了中华大地的苍茫雄伟，借重了山川溪石的鬼斧神工，更借重了他自己胸中丘壑的率性笔墨。这正合乎小篆宗祖、秦丞相李斯所言：“夫书之微妙，道合自然。”张仃书法融合绘画、师法自然，于篆字的中正匀称之中灌注了和谐生动而又恣肆劲健的生命活力。刚中带柔、书中有画，使小篆书法通过润燥相济的反差获得“润含春泽，干裂秋风”的焦墨山水气象。

融会正宇书风

书法师古人，绘画师造化。张仃先生将二者兼收并蓄。在书法之中不仅师古人、师造化，更以今人为师。在张仃先生遇到的众多良师当中，被他深情地以“恩师”相称的当首推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张仃和这亦师亦友的“二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称为装饰艺术界的三“张”王牌。他们一起为年轻的共和国进行包装设计。说到他与“二张”的情感，在张仃回忆逝去三十年的张光宇先生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在逝去的故人中，人与作品最令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光宇了。我与光宇是忘年交，他对我有知遇之恩。后来，我们几十年相处，一起工作，亦师亦友，而师是主导。

张光宇先生是中国现代装饰艺术的先驱。他的书法虽有精到的功力，但不如他弟弟，张正宇在中年后致力于书法金石的专门研究。因此，对张仃小篆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张正宇先生那粗头乱服，风格意韵有似于草篆的书体。张正宇先生的篆书吸取商周钟鼎文、春秋战国的鸟虫书，以及秦汉瓦当文的间架结构，并以此为契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出笔势开张、气象外耀，而不流于狂怪的崭新篆法。他在古籀体势笔意的基础上，以他那充满筋力的线条进行了大开大合的变化，行笔用墨疾涩有度、

纵横曲折、翰墨淋漓、浓淡并举，令观者神驰情怡。张仃先生在《正宇书画》中这样评议张正宇先生的书法：“他的字，写得十分风流洒脱，晚年攻篆隶，而且写出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随意变化，极受欣赏者的赞叹，或称之为狂籀。”

张正宇这种纵心奔放的书法艺术，与一向严谨敦厚的张仃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深深地触动和启发着张仃对小篆的再思考。而这一影响最为明显地见之于20世纪70—80年代张仃篆书体势、笔画的变化之中：结字明显地开张伸展，笔画线条呈现像金文般的三角形态。此时，正是张仃先生对正宇书法神追心摹的时期，也是他书风获得外来元素充实的又一重要时段。今天看到的张仃小篆书法成熟而稳定，呈现的艺术个性与正宇书风也各有殊途，但艺术的目标是同归于一的。张仃小篆在笔意的淹留和笔锋的提飞之间，仍流露出对正宇书风的心领神会，可见张仃小篆对正宇篆书的有机吸纳。这正如白石翁所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书无成法法自在。记得有一次我去拜问张仃先生的为书之道，先生直言不讳地谈到自己数十年习书心得，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论述：

在书法的练习和创作上，我曾经尝试过行草，想在行草笔法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门径。这样花了较长一段时间，终觉其艺术趣旨与自己的性情相去甚远，只好放弃了这洒脱俊逸的线条路数，仍坚守自己志趣相投的北碑一路。

从张仃先生的平实语言中，反映出先生对自己艺术个性的准确把握，书为其心画。同时，也在告诫我们，习书应随自己的天赋，找到自己真正心仪的艺术样式。不必千篇一律，去赶时下流行的“雄强”时尚，而不顾及自身的精神气质是否与之相谐，落入“浮躁”、“火气”的误区。张仃先生还以启功先生“半生师笔不师刀”、崇重帖学，成为当代书坛巨擘为例，从书法艺术的另一种类型，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

张仃小篆的高雅大度，来源于先生人格的正直坚强，来源于先生广博的修养与勤奋创造，也来源于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与亲和而雄健的艺术魅力。在书法世界里，当今时代是书法艺术个性彰显，变革纷呈的时代，于万千变幻之中我们是否应敛心静思书道的创新命脉。从张仃先生习书自楷书入手，张迁汉碑入门，石鼓大篆入室，广取博收，而直击书法肯綮达到新的艺术境地这一梯次演进的历程，再次论证了书法创新源自坚实而丰厚的书法艺术传统。张仃的书画艺术，自始至终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底线，保持中国作风，继往开来。

抒写仁者心语

人生何为富，山水绕吾庐。人生何为贵，闭门读我书。

张仃先生是从大山中走出来的，成年后又惯看北国纵横交错的山川。迟暮之年，为焦墨山水的创作又开始了对壮美山河的游历、写生。自2003年开始老人定居于京西门头沟九龙山的一座石头房子中，把“它山”画室也搬到了这座有着典型北欧风格的房子里。这里是张仃的至爱，他完全可以安下心来，专门读书、思考、写字。

依于山野，是张仃先生心满意足的生活方式，在从从容容的日子里，久经沧桑的张仃先生意气更为平和。先生在这里吸纳着山林间的清幽气息，享受着没有车马喧闹的宁静，于书斋漫步，山间小径徘